



騰言卷之五

信安徐日久子卿父述

勾餘施邦曜爾韜父較

監司

釐宿弊

嘉靖時西北多事以爲坐不材將官罔利營私軍儲半入其家如報納糧草則占窩轉賣而令貧卒包賍開支帑藏則任意侵漁而以空文出納召商中鹽則通同剋扣而斗庫官

攢得以上下其手甚而逃卒之口糧死馬之
草料皆寄名見在之籍而輒沒入已邊政大
壞不可救藥於是令各該撫按守巡明禁諸
弊將官有犯竭黃停襲可謂嚴矣今則如散
糧之尅減募兵之虛數家丁之冗濫將較之
鎮營上下相蒙無法可治然昔徒責文官以
治武吏要終原始須先自文職爲之標表聞
各邊守巡卽廉慎者於諸將茶米食物之類
無有不愛此亦何處得來而況有不可測度
百十倍於此者則邊事安得不壞而又文官
偏會裝做門面盡數推與武弁真可慨也

重監司

富弼傳云弼爲相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
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按天下治亂
在郡縣得人與否而機括繇於撫按之舉劾
撫按旣體尊養重所與郡縣相親而能體察
其梗槩者惟監司耳今監司止於坐鎮陪巡
窮鄉下邑絕無有至其地而詢其情狀者如

此則郡縣能否何繇得知勢不得不假於窩
訪巨奸以就其格套汪生洲常云開化有一
令甚清而惠止以府差下縣求索不遂竟得
劣轉以去嗚呼以動搖山岳之勢世道安危
之本乃使二三狡猾握定轉關此非監司之
責誰任哉故弼雖在位不長美業未竟然此
舉終是治理至要但其安邊十三策急急於
別賢否止僥倖去宿弊若建鼓而求亾子則
望風者豈無過甚之小人節被黜者尤不甘

被此名以去於是呼朋引類矯詐飾情非求
其必勝必將有使吾墮其術中而不覺者且
弼之對神宗不云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
乎余以爲相天下者亦應如是凡監司之陞
轉進退必使一一各得其平而我無所與毋
徒云除一路之哭不顧其家哭已也所以趙
抃之爲益州轉運以身帥之州縣不復敢餽
餉窮城僻縣其行部無處不至父老咸喜憫
姦吏竦服此監司之象魏也

分兵備

薊遼總督楊博奏秋防期迫以便宣令各兵
備官分地畫守天津兵備副使雷夢麟駐石
塘嶺密雲兵備副使李尚賢駐古北口山西
冀北道僉事董邦政駐靖子嶺俱各提調本
區薊州兵備僉事尹介夫駐太平寨提調太
平馬蘭二區朔州兵備副使溫景葵駐燕河
營提調燕河石門二區昌平兵備副使栗永
駐昌平提調鎮邊黃花二區責令人自爲守
俟冬解嚴後覈其地方有無失事以爲功罪
今之虜患非昔之虜患則昔之今守亦不宜
執爲今之分守但營路脈絡楊公亦自有着
數也

親聽睹

余以所聞關上情形殊不可耐因念古人云
知彼知己今彼字且不必說只自家伙裡如
邊關之情

廟堂不知軍民之情院道不知各道之情各不

相知卽一人之情前後亦不甚相照奈何只
欲妄動以此竊欲一詣關上探聽情實并歷
沿邊各處週覽一回蓋爲如今格套局面蔽
錮已深非不修邊幅以身雜於士卒之中則
下情必不可得非能耐辛苦以率先隨從之
心則格套必不可卻非不欺本心以此官置
於是非毀譽之外則條議必不可信但以初
入衙門有懷未上而孫堂翁一日忽題請行
邊一時聳動然宰臣舉足又是關係不小如
裴度之於蔡州若算定收拾未能斷不輕出
究牽掣

今之言者動稱議論牽掣事不可爲然而任
者推者豈遽無人但任者實未見其可爲而
遽任推者又實未見其不可爲而遽推而其
所爲不可者又多擬議於事先或以告
君告國人而不恥自己違背於成言之後如是
而遽歸罪於議論之牽掣尚未可也

鷓言卷之五終

鷓言卷之六

信安徐日久子卿父述

勾餘施邦曜爾韜父較

有司

保甲

前見關上報兵匠數共七萬有奇而寔在關者僅止四萬昔人有言兵以少而後精財以少而後裕審當事者灼有寔見布置有餘則戶兵兩部寧止於不費調停是宜有餘力以

綱繆各邊不至如往歲之宜大疾呼不能應
矣乃揆事度勢有不勝私憂過計者宋元昊
之役三路宿兵蓋三十餘萬以韓范爲之經
畧狄青种世衡等爲之將帥尹洙劉滄等爲
之參謀左支右吾懼不克勝也吳璘云智計
有餘然驟驕數戰以故攻城掠地卽勝常八
九而亦時有敗衄加以戰勝中軍死傷賞
功慶宴諸費皆非弱小所能數辦故外雖偪
強中情萎備狂斐不終安就戎索奴酋則不
然老於世事揣摩至深進退皆有機權彼已
悉如燭照撫順之變人皆以遼陽法官徑失
而奴故去之掃兩關蹂開鐵使吾圍視莫救
甲兵糧餉不得不轉輸遼陽待其克仇內外
合應如果之自落不煩摘取其陷廣寧也亦
然以視元昊之敗於白豹間於野利天都屈
於北虜而荒淫於沒移以致變生於嫡子者
同日語哉至於今日之事又與昔異蓋關以
外可往可來所較者兵力也關以內有進無

退所度者情勢也兵力之強弱彼已並觀情勢之推移直須料我我之言兵言餉而牽制於文移塗飾於門面兵餉不可得而足也彼知之矣我之急則張皇緩則猶豫以至漸久漸忘必將有以佳兵爲不祥者彼知之矣我之士卒久戍而欲走無由我之如民思逞而待釁竊發鶴唳風聲魂魄已散更無有提掇而爲之司命者彼亦知之矣彼間使往來踪跡詭秘密時度勢洞如觀火而我於彼中消息茫無見聞今奴偃息數月矣鷙鳥之伏中腸難料倘天不悔禍倅然突起變用前局計不反顧聲言數十萬衆送死邊關不知此四萬人者足防遏足守城乎能背城以一戰或死守以全城乎即使奴志驕意滿儼然以公孫度自安無復非望而我則有西虜狼貪於坐隅妖民鼠竄於伏莽關上寡弱亦似非安枕時也顧言兵方患其寡問餉則已病其多取閱關上度支供給則每月不下十七萬有

奇是以兵匠七萬而歲費已二百餘萬矣兵
可加乎餉可繼乎然兵可終弗加乎再三籌
度則莫如團結保甲而或者曰此王安石之
所行而弗能竟者也夫安石之意欲以保甲
代募兵而今則兵自爲兵保甲自爲保甲安
石之意欲省募費之十二以供保甲而今則
保甲不但無軍旅之費且使官府并無保甲
之擾順俗因情取財量力誠精擇良吏推而
行之期月之間庶幾成效非敢謂可代兵之
用但習藝既閑加以室廬墳墓之戀心父子
兄弟之相顧以攻戰則不足以守禦則有餘
此皆國家之上地人民國家無甚費而予民
自守其利一也在城保甲有事可代城守則
見在之兵可盡作衝鋒應援之用其利二也
虜如闖入散掠郊原營伍之兵勢必不可零
星分應惟各村各堡自能拒守伺便卽互相
邀截遍地皆兵虜不能測其利三也地方材
勇之士嘿爲聯絡有恩義以結其心有爵賞

以鼓其勸不至遊蕩無歸生心不逞其利四也什五相保聲息相通行之既久互爲覺察則秘事陰謀理無不發是不但可以禦盜而兼可以弭盜其利五也至從來異議以保甲爲誦病者謂教法之難不是爲苦也而羈縻之虐有甚焉鞭笞之酷有甚焉誅求之無已又有甚焉徭徭之繁有甚焉官府之不情又有甚焉今之條例方耕耘時聽民力作夏秋二季並不許呼喚點集則民不患於羈縻縻矣保長保正皆其平時並肩之人惟其起教時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凡不率教及妄行不法者卽如父兄之於子弟量加教督不服者申縣處斷並不得私意非禮凌虐而民不患于鞭笞矣器械責成於殷寔之家惟所用器而壞者責成修葺至於保安田里所貴恬如無事巾袍等項悉如常服不許效兵士裝飾紙墨等費則於每畝二文錢內支銷凡演藝之日保正長自備

桌椅並不許以顧儻爲名及搭蓋棚廠等項
致有科派至於平居婚姻喪葬出入飲食並
嚴科禁有如索詐不遂故以藝不應法爲名
陷本人受過者十伍共得保明將保長重究
而民宜不患於誅求矣凡事須有所統使縣
官置之度外則閭里少年視同兒戲若使縣
官過於推求嚴厲督率却恐吏胥緣以生事
或查點器械責備所無或反覆期日疲之奔
命或收冊索賄苦之重造今器械俱有定數
取於適用官無所與之總闕止於臘月約定
一日不得那改而冊子止記報姓名從社長
自造兩本送縣以其一轉報上府而民當不
苦於衙前矣冬月雖云無事然嬉遊田里此
亦人情今旣不能不以教練之故驅之至縣
官府養尊全然不以小民伺候爲苦蚤晏任
情或煩苛過甚以致終日不能了事更須別
聽指揮又有無識之人偶聽訛言張皇無措
便思取便拘集前項人等守城守庫聲言暫

時借用後來爲例勢難推調重賦重役良由
於此今操期既定上下俱以黎明尅期俱至
竟日務期周遍隨加賞罰次日卽行放遣其
緩急城守諸役原自有人今來所立保甲乃
是令民自家操習自固室廬卽非在官召募
與費官錢者等除賊所經由聽其自行救援
邀截外城內雖急不得從五十里外徵召卽
附城地面有自來救護者事完分別行賞以
後儘不得緣此作爲舊例而民宜不過慮於
官府矣總之行法者必須有一段疆幹精敏
之才尤必宜有一腔慘怛忠利之意經武強
國是在人爲未可以從來之行法未效而棄
置弗講也昔唐之盧龍一道耳爲武臣割據
於時豈無夷虜而兼內抗王師外連鄰鎮縱
橫倔強至與唐相終始今國家休養生息二
百餘年又舉天下之力擁護而維持之乃不
能專用其民立計數以圖成效不將使唐室
武夫笑人齒冷哉

一戶有大小約以三丁抽一如戶有五丁者亦抽其二有七丁者亦止抽二丁如戶止二丁者扭二戶共出一丁惟女戶單丁俱免此外不問上官俱挨門編派聽僱人代直城郭坊廂約畧以三百家爲一社而畸零戶附之在鄉以大村爲一社而五里以內小村附之遠者更自朋合爲社

一社內推老成正直家道殷寔者爲社長推有謀畧武藝挺心任事者爲保長推一膂力過人才能勇出衆者爲保副社長管社內出入錢鈔及體察有力之家諭令各分辦器械付壯丁操習用壞者責本丁賠補若捕賊砍殺致有失落損壞者免賠聽以公錢代爲置辦其中等人戶則每畝量出錢二文以備紙筆及賞勞之用下戶田不及二十畝者免之務須公平開報冊籍明白若人心帖服三年無異議者給與冠帶保副則整齊各該甲長督率壯丁朝日隨處學習武藝三六九日請

社長與教師同集公所保長第一社長第二保副第三教師第四俱上面正立甲長列於前行第二行伍長以下爲壯丁各整齊唱惹畢以次比試先甲長次壯丁以一甲二甲爲序不得攙亂比完記其上等等者請上階保長等俱起親與把盞立飲三二等等者飲二三等等者勉以用心習學及技藝成熟教以站立之法必須諄切解譬至再至三如三次不聽者量行杖責不服者申官嚴斷

挨戶編排每五人爲伍分爲左右二伍爲甲以第一第二挨去每甲置一小牌上書十一人姓名計一社中共若干甲社長造冊二本一標報縣冊一標報府冊俱保副送縣轉呈到府一切衙門人役不許下鄉攪擾一每社選善走者二人爲報子緣邊四人不須遠出探聽只是地方有事火速分往鄰近報知趨令來救及令本地嚴備若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申官處斷

每社有事擊鼓申召保長量賊勢衆寡分撥擒捕巷口轉灣卽着該地甲長把住柵門隨卽踪跡賊所由來及去路險要處所撥人埋伏務須盡數捉獲毋得漏逸

沿邊村堡周遭掘深溝一道番土築牆平時社長着人分取細石壘短牆高五尺如遇盜賊亦如前法若虜寇湧入宜急救收拾牛馬奔一切在野糧草撤橋固守憑牆射打不得輕出抵敵一面密遣急足四出報知鄰社及於官兵處所度救援將至務宜規望風信伺虜帳移動乘間伺隙齊力堵截堡內婦女老幼一齊吶喊擊響器接濟官軍遙助聲勢倘虜遂奔北保甲人等不得追過三里務要登時復還守堡其功次除有見獲一級分別給賞外或虜緣驚潰致官軍克捷者該營將領宜明白申報不得隱蔽已全功違者聽該堡社長呈明究問鄰社有事報子一到卽擊鼓召集保長押同各甲長及左伍赴救保副點

集右伍布置防守無得盡數起行以後輪出
輪守亦不得推委悞事

一凡涉武事動稱須馬官既不能給辦卽有指
稱某家養馬借之以候教射者守候馳驟久
之必有以馬爲瀾者矣宜嚴爲禁令惟本家
有馬願以自見其騎射者則倍爲加賞

一社內擊鼓集衆如踰時不至者保長副罰錢
二百文甲長罰一百文壯丁五十文如已到
而不擊賊者其罰三倍致失賊者五之仍申

官嚴斷鄰近村落報子已喚而不到到而不
擊賊與失賊者罰同如能捉獲強盜一名者
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五貫如兩次捉獲者
除賞外仍與免戶下丁差二名多次者遞加
獲竊盜者除依條支賞更支錢一貫其格鬪
致死者除依條官給外更支錢五貫給其家
重傷者減半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及田畝錢
充不足社長均備

一凡強竊盜得財已出門行走及路人被劫行

李已離本主而能追獲者除官賞外所獲見賊以二分還主以一分充賞登時給與不得占愆

一社內人戶出入經宿以上及自外投來若踪跡可疑者俱須報明本社頭目及鄰舍同甲一人如三日不報者罰錢三百文

春秋二社日如遇時和歲豐聽釀錢會飲因便點備器械比試武藝爲樂其餘不得非時燕會及頭目家一切饋遺雖飲食微物不許

送受

一每社四面約以五十里爲率有警俱宜竭力赴救至於邊關地面墩堡基布出虜不意尤可建功昔嘉靖二十年玖月虜入大同遊擊戴昇等悉走避而壯夫劉文明乃奮勇禦寇斬虜六十四級生擒十人獲間諜二十三入功出官軍上三十八年虜犯蔚州壯夫龐鐸能捐貲率衆力抗強胡一堡賴以保全收有虜箭二車虜急攻欲得之鐸令盡脫其鏃中

斷之投堡外虜乃去故成事在人若果斷敢
爲鬼神讓步功名爵賞須趁盛年乘機會唾
手便得不可失也

社內置保甲簿一扇開具各頭目及丁壯名
數與府縣冊同會計簿一扇內開上等人戶
及地畝雖少而費多者計若干戶已分辦器
械外其中等人戶某人計田若干出錢若干
文某人計費若干出錢若干文通共計錢若
十文季終各得罰錢若干文後開賞過及紙
劄等項俱用四柱算銷明白勤惰簿一扇內
開某人有武藝幾件次開每會等次及用心
學習者次開懶惰及頑皮不循教督者此簿
歲終都試時送縣查考并行賞罰功績簿一
扇內書獲賊功績事件必須將月日地面及
如何行事細細實開後并備官私給賞緣繇
歲終類縣查明卽與造匾大書鼓樂送社器
具簿一扇內開有無官給若某家成造器械
若干管給某甲某人等用惟鎗棒卽交付本

人收執刀則用時演習演畢仍藏造刀者之家器械約略五人須長鎗一條短鎗一條長柄斧一把腰刀二把沈木棍二條凡社內人家所常有者許得借用無者分辦以備緩急惟弓矢須各人自備至冬都試入中等者縣官給與弓一張矢三十枝之值若有識之家能多備器械教人演習者視其所教人數另行旌獎其緣邊村堡則每社官給烏銃三十門刀三十把鎗三十條

一縣分四隅城內及鄉村四面共置教師十人每處二人分頭教演都試時視所教者等第以爲賞罰其廩餼從厚官爲處給並不許在鄉別有干請違者責革

一射藝初以常用把子八十步爲率次用草達子以六十步爲率次縛草達子於馬上而各識其箭排牆射之次馳馬射之步射以七八九中爲上等三四五六爲中等一二爲下等馬射以中面頸及要害處者爲上等僅中者

爲中等不中者爲下等其餘各技先每名單
舞看手法身法步法一一合度次兩兩相對
看其遮當何如但能任彼哄誘執立不動目
不瞬視意氣安閑者爲上等一一遮架不露
破綻者爲中等若敵未動手遽先迎架頭搖
身傾手忙腳亂者爲下等

一站立王靖遠之教練五人爲伍一人居中執
旗標四面四人皆聽中一人指使此營陣法
也田野質朴之人且馳逐不遠不必繁文錯
節苦之難曉第教以救護當先彼此照顧之
爲簡便今以一甲言之甲長執長鎗在前兩
伍長執刀從旁佐之第二行六人右二人執
長柄斧左一人執短鎗中二人與後二人各
執棍踮定保長喝聲走便齊喊疾趨以一百
二十步爲率保副先在彼處俟其將到喝聲
住甲長卽豎鎗植立衆步齊止視其位置不
差衆目齊齊顧瞻甲長者爲合式若甲長立
腳不定回顧看人後邊參差不齊或氣喘旁

睨者初次申飭之至三次不改量加笞責
十一月之初各社造明甲下之技藝已成者
若干人送縣都試縣官爲期日試之分別等
第量行犒賞取其上等及自願赴北者爲冊
報府府試之其一等者保送兵部再試仍一
等者題授以官二等者免丁差二名馬橐四
十本戶無可免聽移他戶而受其直三等以
下量地遠近給與費錢免歸再試
一闈結上戶固貴無擾然欲使耳目整齊必須
行法略不假貸旣行法矣又必須細細體察
洞知疾苦其間有武藝膽勇之人稍覺出衆
者卽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競勸亦所
以致

朝廷及縣官恩義緩急易爲驅使故凡各社報
到功賞及縣試額賞俱須酌量登時給發合
申上司者申明處補不得避嫌觀望致墮士
氣按宋時會較府界河北河東陝西四路保
甲計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費

緡錢三十一萬三千壹百陸十六兩而團教之賞爲錢一百萬有奇是建業立事未有不

用財而可徒行者也

一教令數更職級牽掣最爲不便如宋時以龐籍言置弓箭社以韓琦言刺各路義勇以王安石言團集保甲保甲初間只是保任捕盜未肄武事也旣肄武矣旋令番上又以曾布言令分隸巡簡司已又有提舉保甲錢糧司有提舉教閱司又總天下爲九十二將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官又另有京官差遣閱視以至各司幹當指使分囂雜沓小民應接不暇又何怪乎視若湯火而以保甲爲敝政也今來縣官卽一縣之將州官卽一州之將更不分別文武別立職級儻風土異宜據所開條件或有未盡處所不妨往復商確務求至當但須速決無只遷延視蔭卽非政體至於教令旣出仍宜事事着實念念認真衙門奸弊無細

不除在外奸欺亦無遠不察若其期月有成士皆可用自當以邊俸行取如其虛裝套數假立聲名或寬猛失宜迄無成效桑土之綱繆如此撫綏之紕繆可知該府道宜亟處其人無困一路

一各州縣有阜快以供雜役有弓兵以司巡徼今所團保甲止是控扼鄉里卽有奇謀武勇之士一方恃以無恐王土王民補亦非小除是本人自願往投報効者相應聽允州縣官並不得强行調遣及差撥保甲人等俱應離差

一窮民乃盜賊之源而嫖賭乃貧窮根本如社內有不才子弟嫖賭遊蕩者聽保長拘入什伍使其以學習武藝自贖一同操演敢有恃頑不聽教令及入伍之後仍前嫖賭者申官嚴究

分責任

戰宜責將校而守宜責守令蓋能使民者守

令也徐文貞之言曰守令勤則仗餉必不乏
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
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令城潰將校輒坐
歿而守令僅左降無他重責非是且州縣有
歇班民壯衛所亦有雜差軍役及各地排門
火夫平時編派已定無事則散而安居有事
則聚而防守足以爲備俱宜一體責成不得
以傳報防守之責槩諉之將領而府州縣衛
所官澆不經意如內地失守知府以上及軍
衛官叅治如律州縣以下聽督撫官以軍法
治罪如是各舉其職則不必大將所居而人
皆將矣募勸團結則不必兵士所聚而隨在
皆兵矣最可以乘敵人之不意而補號令之
所不及最善善策但須說得明行得信使遠
近曉然如一體至於守巡二道均有地方之
責近者各鎮失事俱不與其罪似非政體宜
平時則一切兵糧事宜聽其區畫督撫官不
相遙制有則與巡撫守令通論功罪

無避險

元時張弘範從親王哈必赤討李壇於濟南其父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則有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岍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柔聞之曰真吾子也大抵天下事軍無避險事無避難余常謂作縣官的人皆怕衝怕繁余則惟願衝繁可以自立試想一副筋骨不時加抖擻斷是散漫將來使喚不動一條肚腸不到處兀突斷是蒙茸將來挑撥不靈可見武夫象意說話原是我真正師父且無言孫子十三篇千言萬語不易此數言而已

處置海島

從來遼左逃軍潛住海島累年勾攝旣不可而山東虛文羈縻終非永圖故隆慶初彼中守臣酌議安集事宜責成各縣分管如青州諸城縣管齋堂島萊州府膠州管靈山竹槎二島卽墨縣管福島大管島小管島田橫島掖縣管芙蓉島登州府文登縣管劉公島寧海州管崆峒島青島宮家島蓬萊縣管沙門長山大竹鬮磯黑山小岨六島黃縣管桑島三府共二十島凡附居者悉籍而撫之大島每十家爲一保仍立總保爲之約束小堡止立一保長朔望詣州縣受事歲報戶口之數其所耕地畝量稅五釐每歲十月各送保長輸官以充巡察海道備倭都司修船之用其漁販船隻大者稅銀二錢小者一錢二分各輸州縣以充修船之用不許擅用雙桅遠泛海洋而海道及都司宜申明法令毋務姑息至於今日逃民寄跡者必多此尤宜加意也

思鑒戒

宋宣和間陳邁言妖賊陵暴州縣惟搜求守令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採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由貪汙嗜利之人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爲悲痛急宜采摭官吏姦賊尚仍舊習者按以重法○如今世界正患此病卽如楚中一事只舉事過當一人作難官民死者四十八人言念末流可無深懼

騰言卷之七

信安徐日久子卿父述

勾餘施邦曜爾韜父較

邊帥

重將帥

將官與文臣其職固各有專掌其文移往來
相見禮儀亦自有成規近來文臣或凌辱將
官侵奪所職而將官又或自知職業不脩甘
自屈以求容庇此將權所以日輕禮貌所以

日卑也合無今後加慎總兵之選總兵旣得人則各管中軍千把總管隊等官許其自行舉用叅遊守備等官許其共擬去留遣購間等類公用許其徑從督府關支如事大費多則特爲奏請至於糧草器械馬匹等項或有缺守及或給發而不堪食用城堡及有坍塌及或脩理而不堪守禦並許大小將官申呈督撫叅究處置總兵見總督副總叅遊見撫按自稱則呼名稱總督則曰軍門撫按曰本院不許曰稱老爺小的自損威重督撫巡按及兵備守巡等官如有仍受各官非分之稱及責望禮節私通餽遺飲宴者一體叅治

貴將勇

今之言者動稱將在謀而不在勇此空言也我

朝大將如楊洪石亨蔣貴等建功膺爵皆擐甲執兵身自搏戰從無貴倨雍容指麾觀望之體聞倭之亂總兵戚繼光與賊戰仙遊城下

敗之又追敗之同安王倉坪賊奔漳浦縣之
蔡不嶺繼光分兵爲五哨自持短兵徒跣緣
崖披荆棘而上迫壘賊伏發繼光氣益厲督
各哨兵殊死戰倭寇遂殄大功克就按兵分
勢散迫險遇伏此危道也惟大將能身自振
厲爲士卒先三軍之衆敢不用命昔周高祖
伐齊入晉州城中伏死士搏戰周兵入城者
殲焉高祖單騎從僵屍中躍出已稍得其軍
遂鳴角振隊時城中已獲全勝且見死有長
髯者謂高祖已死置酒宴樂則周兵已整列
城外齊守者驚潰夫兵戰勝則我之氣盛可
乘敗則敵之氣驕可襲只在主將志意安閑
不盈不撓雖至乘險援絕披靡潰決之時亦
自有挽回機括然非平時着實料理使士卒
親附則臨變亦難厝手

識邊料

王威靈挾數任術用汪直以自見其才此亦
從來建功之士常套且亦有不得已而計出

此者及至時移事易乃令威寧與都督同知許寧更調鎮守巡撫大同郭鏜送之行威寧口許寧雖經戰陣守已撫下然非統御才

朝廷重用之必壞事公其慎之及寧至大同亦已知汪直內釁將作因與爭坐每事違拗聞警又不設備第二云兵無常勢安可預圖鏜以其爲宿將也不之慮遂奏調汪直于南京已而小王子大入寧兵敗績奔夏米莊當事者皆聞其敗以新調汪直王越非計恐見責遂謬以調兵未集衆寡不敵爲辭

降勅獎勵冀寧圖後效以拚前罪而寧自夏米莊入城爲陣亡家婦女訴苦拋擲瓦礫萎薈喪氣不復有一矢之捷久之事乃

上聞寧與郭鏜等俱逮問鏜始服威寧之先見言其事甚悉而後之舉寧者復自不少甚至以孔明街亭之事爲比乃知邊料真有別付梓其所謂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急知人

孫甫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爲永興司錄凡
吏職緘木皆倚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
矣衍聞不復煩以細事每引與讌語甫必據
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
吾辟屬官得益友按凡人才品不同用之輩
宜恰當苟知其人用得其所則展轉推尋小
大長短自然闡胸合縫卽如武將中雖所重
勇畧至其機警沉鷲處所非與久居相習者
決不能知如昔人所云觀其安頓發復間皆
得其所卜其能將此輩是觀人實際謂宜聽
總副叅遊各舉其人下至走卒輿臺皆得舉
其所信分爲上中下三等將來當否卽以爲
總副叅遊之課而酌之以該道如此邊將度
幾可得彼區區脩築幾墩塙添減幾兵馬皆
第二議也

存舊將

宣德初開平精揮使杜福年六十餘以老乞
閑千戶楊洪等奏福勇而有才居邊城久練

達兵務善撫士卒乞令仍守開平

上謂兵部尚書張本曰邊將在得人昔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近塞趙充國屯邊羗虜遠遁福練習邊事素得士心安可使就閑當優待之耳遂以其子衡代令福爲致仕官仍任開平協助都指揮唐銘等行事

訪名將

年富奏總兵及年深都指揮等官位高祿重各保身家不肯委身效職欲求如楊洪者二

三人授以精兵聽其縱橫遊擊俟其功乎於人然後陞職庶幾賞賚明信奮起人心按此言最爲切當無奈耳食者流只言老將可用不知他優養處尊中多顧戀如何肯作意外行事至于簡用新進又動言破格我不知自古至今安知一事未做陞賞類仍然則國家平時爵祿所以厚養臣子者將以何用上以是爲餌而下以是爲挾又何怪乎舉先朝名將所株守之遊擊至爲人所厭薄而不得一

所養卒之用哉

分別才地

沿邊鎮堡有昔險而今易有昔緩而今急有地雖險而旁徑路衝可竊入而反攻者有地雖易而近鄰扼要可牽掣而遙制者宜

勅鎮守諸臣及各道須親自巡歷詢問體察分別三等而人之材具有勇敢而善戰者亦有沉鷲而善謀者亦分爲三等且不獨將官須自把總以至軍卒無不採訪從公填註以便任用

慎用材

李承勛有言取邊任之才與內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叅以下又與大將異文臣之任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實際者爲上警敏識其小廉曲謹避謗遠嫌者亦非其人也大將惟貴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於勇副叅守備固當選其勇然非廉則地方受害遊

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軍鋒必以勇力爲主而不可責備按此談邊任甚的而無柰用人者之眩於名寔徒得一人焉足以塞責則已至違才之禍於其人與僨事之禍於其國弗計也

師成議

正統元年以邊方多故公侯伯五府六部太師英國公張輔等上備邊議謂甘肅延綏大同宣府各邊俱有鎮守總兵等官師旅不爲不多烽堠不爲不備然而殘虜得爲寇者以守將提督之不嚴耳欲更命將出師賊寇出沒不常初無巢穴可搗爲今之計宜令各處鎮守等官盡心措置毋踵前爲遇賊剿除不限分守仍令都督蔣貴趙安各率精騎時于賊人出沒地方巡哨遇賊追殺毋縱入境官軍有功計勞受賞畏縮失機量情行辟其延綏地方曠遠都指揮王永所領兵少乞將山西在京操備官軍內摘二千人舉智勇都指

揮一員管令前去同永守備其在京舊選官
軍四萬令成國公朱勇訓練以備有警按我
朝自元勳而外如張輔者英略亦少槩見末年
尤幾于道至其謀國則以老成更事之多虜
在目中智所言不能有加於此世之好爲
高論而卑無實際者亦復何益

慎更調

弘治十二年本部覆巡按遼東羅賢奏內一
款邊關守備等官雖由鎮巡等官會舉本部
依擬奏請任用然到任未久有被鎮巡總兵
官員受賂更換及調往別城者官旣行賂以
免禍士被剝削而受害請行巡按御史今後
凡有賂求之人須指實劾奏永不再用若本
處缺官須暫委別官帶管者仍卽會推具奏
以俟請用其管堡官員雖得徑自委用亦須
從公會委不許用意頗調按此事各邊皆同
一體今新缺除用儘可不必欽依盡以予督
撫但亦宜明白察訪聽巡按舉奏

募格

募有謀勇兼全運籌決勝者有膂力過人精
通武藝者有履危蹈險萬死一生者有足力
趨捷能疾趨數百里者有通曉風角占候知
休咎者有知九邊險要塞外地理者有識金
火木石之性精於製造者有通知虜情能爲
間諜者

體人情

宋劉几隱嵩少間有異術間與人語邊事謂
張來日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
急將使輸其肝腦此平日復禁其爲樂爲今
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
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來敬識其
語然使線索盡放使之蕩佚而不返則此語
方當誤人是故爲將者須有機權使士卒處
刀環上猶有欣欣依戀之意始得

明體統

今人動言重文輕武然邊帥加府銜者卽與

撫臣相抗若勲臣出鎮者卽總制亦如常往來矣故李如禎江應詔屢費唇舌一時以疆務爲急者不能不爲當事者惜此舉動以爲不妨假借相與有成而其實前代亦有故事如宋時宣撫卽今之總制也鄭剛中爲宣撫副使大將吳璘官至少師請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容璘乃惶恐聽命夫以吳氏鎮蜀之久璘戰功又著不憚屈於宣撫以存國體今之武弁纔出國門驕腸便作揆其本意蓋由上輕其爵雖恩禮稠疊若惟恐不厭其意者此徒無識直以爲國家恃我且畏我耳復安所忌嗚乎凌尋不已其敝何忍言哉

懲苟玩

嘉靖中山西副使胡松疏陳去秋寇掠興嵐之後卽傳箭調集諸部期於深入大同鎮巡當稔聞之乃不預圖方畧待其擁兵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還其間謀絕不設備且陰納

賄遺令勿踐已地蓋緣都御史史道日冀遷
拜汲汲思去而總兵王陞等又欲僥倖苟免
嫁禍于人致賊敢於深入是山西之禍大同
實成之乞將各鎮巡官械繫來京寘諸重典
風勵諸鎮夫鎮巡事權不爲不重各方兵力
不爲不多若使禦備實脩藩籬日固人心奮
激遍地皆兵虜雖桀傲未有敢於目中無人
深入不思者乃以一已僥倖之圖不顧
國家不顧鄰鎮追惟情事真可殺不可赦也

戒傾陷

李繼遷攻麟州誘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命
田仁朗與閣門使王侁馳傳發邊兵數千擊
之仁朗次綏州奏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會三
族砦將折遇已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太宗
大怒亟遣軍器庫使劉文裕往代仁朗仁朗
不知也時繼遷急攻撫寧砦仁朗喜謂諸將
曰敵人逐水草散保巖險無以窮其窠穴今
嘯聚羗戎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

兵少而精未可以浹旬破當留信宿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強弩三百邀其歸路破之必矣部署已定欲示閑暇日縱樗博不恤軍士上聞則益怒遣使召仁朗下御史按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言所召銀綏夏州兵皆留防賊不遣曹光實舊卒千餘人噐甲不完故請益兵三族若與綏去遠非元詔所掇昨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代臣不果因言繼遷得部落情願降優詔懷來之或以厚利陷

諸酋長密圖之不爾恐他日難制御御史以狀聞上大怒切責憲府官吏大理遂當仁朗乏軍興及征人違期二十日以上坐死上特貸之責授商州團練副使是役也仁朗計已決爲王侁等所構故及於罪後軍無成功而繼遷基夏一如仁朗言然則王侁之誤仁朗一人不足言矣其如國事何哉按王侁亦有才畧而性剛愎初護潘美楊崇軍非征旣以危語激楊崇陷之死又不依期赴救聞敗却走

以至喪失名將師徒敗績雖坐除名配隸金州曷足贖哉曷足贖哉

申體統

張永德爲弁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張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脇訴軍校者詠引前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今京營將官如副參遊佐等職不能操一錢以施軍士之惠亦不能加數十棒以明主將之威何者頭目衆多巡察綦密本部去取別有所在而每欲借軍中口語以明至公故蜚語流言下挾其上以至逐漸成驕動輒鼓噪蓋所由來者實非旦夕之故至極論將來之弊真不可勝言者矣

懲規避

嘉靖中虜聚兵腰帶山謀入寇大同總兵劉漢乃引兵南保應州虜偵知邊外無備乃由

拒門等堡潰墻入叅將李坤與操守常銳以
鄰界不報爲辭相伏莫敢前未幾虜由朔州
南川下山西總兵王懷邦不意虜卒至計無
所出乃佯棄馬千餘匹啖虜使緩行急引兵
自靜樂入太原去虜營五百里聲言繞出敵
前實則避之虜乃散掠五臺崞縣等境而去
後督撫言狀兵部覆懷邦革職仍同李坤等
下御史逮問漢革職聽勘而余以爲漢可殺
也凡禦虜者要之境上

國家費百萬金錢布之墩堡墻塹使軍士有所
憑依膽氣自壯故虜近可以襲之虜至可以
拒之旣至可以要之安有明知虜將入寇反
舍門戶而趨堂奧險棄不守人馬不如彼致
死之賊豈復容易與爭鋒哉且漢旣以應州
爲名及虜引而西卽宜秣馬蓐食倍道急追
使山西之將遏其前而漢尾其後可以得志
乃寂無音耗幸虜入鄰將領效尤互相規避
以致虜深入殺掠猖狂去來彼懷邦之避寇

誠無所逃罪顧避於虜焰方張之日與漢之
引寇於未入者或情輕罪重或情重罪輕尙
未可以一端論也夫武弁之職難以常試要
惟旣事之後斟酌情罪使奸無所售法不少
貸乃可以練將而作三軍之氣不然則鎮守
具瞻先去爲望又何以責諸弁哉

戒忿激

王超爲總帥以大兵頓中山朝議擇張凝魏
能田敏楊延昭分握精騎俟契丹至則深入
以牽其勢未幾魏能追撓遷保城堡衆皆憤
悱迭加誚讓凝獨默然或問之凝曰能麤才
險復旣不爲諸君所容吾復切言之使其心
不自安非計也時嘉其有識

生士膽

嘉靖四十四年八月虜酋黃台吉帥輕騎自
宣府洗馬林突入馳過暗莊堡把總江汝棟
以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爲黃台吉也出
而搏之黃酋驟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墮馬

危獲之矣爲其部衆致死奪之去我兵盡得其
其盈刀而還然黃酋竟以傷重昏瞑越日乃
是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夫以黃酋之猛
警若使我先聞其號延頸就死如恐不及至
冒然相接未嘗不可以致之墮馬而摧其驕
悍之氣然則猛虎食人先震使懼若到底不
懼虎當無如之何豈虛語哉是以兵法使愚
緣他原不知懼而此等愚人最不可得須有
法以愚之夫神妙莫測不言不動自己如愚

卽所以愚之也李愬之襲蔡州出門令曰東
至半途始知襲蔡若使之前覺其不能驅中
怯之士黑夜行葦澤中百里明矣故象之膽
隨處以生此物理之妙爲將者不可不察

省彌文

凡官府之送迎作揖至今卑譎已極煩費已
極矣而武弁更深不知古之介者不拜柰何
以文士雍容之禮責之介胄使銳氣消於束
縛精神耗於酬應且因儀及物稱多量寡開

斥李之嫌啓侵削之弊甚亡謂也今宜一切
禁絕凡武官到任止用文書呈報同城住者
將士止朔望進謁餘日俱聽在營操練毋得
不時呼喚致誤管操一應差遣及跟隨聽用
諸役亦宜照品酌量毋得濫撥至於總副叅
遊各屬自到任叅謁外此後俱於營所公見
不許更於私衙稟投見帖及節賀禮物上下
一心朝夕惕勵惟一以練軍爲務如是而軍
容不變功效不立者未之有也

略小節

大理寺奏開平衛指揮方敏屯赤城交邇逃
軍赴開平不專人押送而令公差何潤帶往
不加意防慎致逃者七人今潤已得罪敏亦
應降用

仁宗曰陽武侯薛祿常言敏撫軍有方周知邊
事今小過姑宥之又曰朕常聞人有一善輒
識之不忘凡有一材可取者未嘗以小過輕
棄之不但敏也

宣宗時戶部郎中王良劾總兵譚廣拜進表箋於私家屬不敬當逮

上諭禮部臣曰邊將但能嚴飭守備以副任使可矣不必一一繩以禮法

戚嫉妬

金人圍汴時前王之兵集城下者二十餘萬种師道總制之期以春分後會戰所差八日耳緣种氏姚氏俱山西大族姚古懼功專种氏遂先期切營欲擒所謂幹離不者乃爲敵所覺戰敗古懼誅亡去拓臯之役時劉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中樞復無遠識使張俊楊沂中與錡合兵淮西備敵三帥並命遂爾躑躅以歸夫視人有功如自己出古今賢將惟郭子儀岳飛能之誠爲不易第執此一念至不惜以國事爲嘗敗壞則掉臂以去罪可勝誅耶若夫有功則貴之任之磨勵駕馭權在當宁故符堅之任王猛一日誅宿貴五人以成其專然後人心齊一指揮無撓

今張楊當事已久而乃令劉錡以新貴參之
又汎汎然無所專任此又申樞之闇而善作
人之忌者也

張覺守南劍州葉徹來寇統制官任士安戰
不力覺獨率州兵禦之徹中流矢死覺知士
安懼無功卽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覺曰賊
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
子聲言來復父讎縞素急攻士安以得徹首
喜過望遂與州兵夾攻大敗之然則以功讓
人者事以此成名以此立真是落得做好人
會得討便宜也

王剛中制置四川時吳璘累官闕至太師其
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方剛中簡身以
法示人以禮不立產塹恩威並行敵騎度大
散關人情洵洵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
吳璘於帳中撫之曰此高卧時耶璘大驚又
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
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以爲此將帥之力

於我何有李燾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選又疏蜀名士與幕府之賢者備部使者州刺史之任目指願使內外響應

禁殺降

守備獨石城郝鵬陰令所部殺降者四人斬首轉鬻與開平衛右所百戶張銳等往非路叅將劉環處報功總兵官卻永巡撫王儀遂爲奏聞下巡按御史勘問不實鵬坐斬環銳提問儀永降俸二級未幾分守大同叅將紀振又以殺降冒功論死大抵諸將畏懼無功多掩殺無辜以圖塞責宜申飭各邊嚴行戒戢度貪懦之將不敢假此掩罪亦必警省奮發勉圖後効

定結局

五代王晏球圍賊城旣久帝遣使督戰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

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宴飲待軍士有禮軍士無不敬服其年冬平賊自初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議者以爲有將帥之略夫三州租稅可食也踰年可待也柰何以天下租稅徇一隅而不自設一結局之期也哉

知屈伸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討吳元濟當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

伍或諫之愬曰衆方安袁尚書之寬吾不欲使其畏乃告三軍曰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令撫養爾殺賊非吾事也衆軍信而樂之愬乃親撫傷夷賊乘勝益驕且輕愬名位頗懈備居半歲愬知衆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河中鄜坊奇兵二千人益之卒以成事蓋古人之深慮而能屈伸如此且時止半歲濟師僅二千人今一隅有事不能擇將動輒調兵數萬當事者與料敵者實苦餉不足不得

不共圖僥倖及至決裂乃委罪一人莫與分過亦似非公論也今兵部募兵之使又四出矣若止是照常出示招募則必無應者久之勢必不得不出于僉報如此則閭閻騷擾之弊可勝言哉

衛主將

劉綎出兵時周文札營馬家寨以爲老營及深入橫壤等處力戰陷沒周文擁衆不卽趨援且復還牛毛寨子杜松一支中軍官王捷師出則相失在後將死漠不相聞突于初三日奔回瀋陽問之主將茫然不知肢體晏如無恙此兩個將官豈不應斬又加衙守備劉可春受主帥之知無同仇之義綎危不纓冠往救及敗亡之後且攘臂赫索孤胤劉佶等賄二百兩銀壺二把方允西行如此行徑按院不亟行處置悚動心目只是照常套數云亟應懲以快公忿不知到得幾時纔懲得纔快得

求膽勇

余于存恤差考試世官射畢見有用八十斤
大刀舞數回而色不變者其次有刀略減而
于馬上輪運如飛者有以箭置地馳馬而彎
身拾之者有用鉄軟鞭長可五尺柄稱是而
旋轉如輪者其他單刀雙刀長鎗之類率皆
可觀余甚壯之念關門危急若得此等數百
輩亦堪捍禦先對印君言之印君以聞之堂
翁許諾矣余因召前數人至舍問之則氣色
沮下其語意悉思內地周旋余雖以語激之
終不揚厲有一二少年頗云願去然余令其
回家再把定盤星捉准然後結伴赴部報名
已隔五六日無至者關上真成畏途哉

騫言卷之七終

陽言卷之八

信安徐日久子卿父述

勾餘施邦曜爾韜父較

邊備

擇邊吏

自古攘外必先安內况今所議繕城堡團民兵等事皆責在有司有司不得人而欲其處置得宜難矣合無通行各總督撫巡考察所屬沿邊府州縣掌印官有才力不堪及彼此

應更調者附近佐貳首領官有才勝邊任可
堪員缺者甄別會奏吏部覆議上請仍乞
勅吏部自明年爲始遇該推陞沿邊知府必加
審慎其府佐知州知縣必多以進士除授及
下第舉人願告棟選者驗果年力精壯多與
收選凡行取陞遷查照近日分別繁簡事例
各加優異庶令所議之事得人奉行

勤閱視

大抵九邊以薊鎮爲重葢陵京所在腹心旣
安四肢自無可慮嘉靖中每歲兵部遣郎中
一人往薊鎮閱兵叮嚀告戒恩威日切故僉
酋雖屢肆窺探旋入旋出或就塞上堵截人
心不敢懈弛邊防不至大壞况今東事更急
於前環京招補士馬不啻數倍而人心玩愒
務實者鮮應照
先朝事例歲遣兵曹體察虛實擇其不職將官
重懲一二庶幾其有濟乎

備重險

兵書許論言薊鎮外鄰大虜內護

京師陵寢其形勢與他鎮異然而他鎮皆設有重關如大同之三邊陝西之固原邊宣府之長安嶺延綏之夾牆皆據重險而

都城根本之地獨無虜一入邊卽闖門戶漫無限隔臣早夜思之惟勃海所之南山陵之東有蘇家口實爲扼塞自此直抵張家灣凡一百一十里內張家灣至通州北塞籬村四十里有白河水深沒馬可據爲守惟塞籬村至蘇家口七十里地形平漫最爲虜衝若密築墩臺界之以牆各設兵守之令提督官率所部邊兵京兵分營其地庶幾可以夾制卽虜潰牆入必不至如往年直薄

都城也

上重其事

命庭臣集議又令撫按官相地所宜僉議皆同乃允行之今不知墩牆尙在否近之議者欲於

都城外創築敵臺則何如因蘇家口故蹟益加
脩整設險列營專官乘障增東南一重屏蔽
寔爲得策

後余於元宵日馳至壩上馬坊討才故跡
則上人俱不能曉想其初經營未成也

慎險要

幹離不繇滑州渡河官軍望塵奔潰金人笑
曰南朝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此吾豈得渡
哉粘沒喝繇平陽渡關笑曰關險如此而使
我得入彼中真無人也前過大同所經見高
嶺重疊切謂宜專官巡查各口子據險設防
不必紛紛築浮土之墻而添冗濫之兵也

通飭邊防

今各邊精銳盡調遼左假使奴酋偃息而潛
通西北諸虜或西北諸虜亦自乘釁而動我
兵不集儲不具何以應之應嚴

勅各邊撫臣將調軍空缺之數或抽餘丁頂補
或募義勇操練仍具本邊積儲足支幾時及
濠墻器械急行脩理堪用守把幾人堪用戰
逐幾人堪代匱幾人

慎間道

元之初起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鋼關布鐵
蒺藜數百里守以精銳太祖進師不能前召
扎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非松林中有間道
騎行可一人臣向常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
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扎八兒前導日暮入谷
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
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
吾鋒鏑所及流血被野關旣破中都大震金

遷於汴夫沿邊間道甚多若一處竊發斷難
收拾今之脩城築堡果親巡歷以備知阨塞
詢士民以考求曲折處處彌縫略無隙可乘
乎吾懼夫人心之易動尤甚於彼時不可不
深念也

成祖勅鎮守大同吳高曰聞塞外有間道自甘
肅七晝夜可達北京卽遣人踏至寧夏又自
大同踏至北京果是幾程

樹籬藩

弘治中兵部尙書馬文升言山西自偏頭關至山海延袤數千里往年林木茂密虜騎不能長驅比來

京師貴家各以第宅相高砍伐殆盡萬一虜寇深入何以禦之是自撤其藩籬也請嚴加禁約從之今應着落該鎮將官勘報某處林木如故某處砍伐已多或申明嚴禁或新植榆柳蓋虜恃在馬我地誠菁叢林密路徑迂迴坑塹參差布置渠答則馬力必不得騁而在我又易於偵探設伏是交易險易而倍收其利也且工易就而於

國家無費但此等實事人偏不肯做耳

察地利

虜下崞縣逼晉陽夜經重巒歷險地此兵家危道惟吾將士棄險不守縱使馳入及虜勢已張遂難防遏庚戌之變虜自宣府東行本兵不虞其猝至不爲備獨御史王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

州爲守禦計無何虜至夫我先至而備之可以全城若使要之於路而出其不意可以決勝今以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則往來出入皆得其宜如素習然惟其嚮道明而地里熟也而我於險隘顧茫然不知甚至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平時不知討究人馬力又不如虜以故虜得專用其所長反乘我於不備宜令各邊將官於所轄地方周覽形勢畫圖貼說如塞外遠望爲曠野爲山林有無民居曾否耕種塞上自東鄰鎮某堡起至西鄰鎮某堡止計若干丈墩臺幾座墻壕完否大路幾條小徑幾條或可爲間道設伏或可爲某處應援水道與某水相通夏潦冬枯可舟可筏塞內則一應衛所營堡各開離鎮城幾何里東西南北各開一城相去幾里城內額兵若干堪戰若干馬匹若干有無調赴別處有無別處來戍城外地土美惡人民多寡以至山林藪澤宜步宜車及先

朝曾否經虜虜以何處入犯何處出口必須處
處親歷將舊圖比對略者詳之謬者改之尤
宜遍訪地方才略高人及識事老者有條議
可採并列其名會呈總督叅定繪圖仍擬議
方略要見本鎮目下虜情何如兵馬布置是
否妥當屯牧舉行有無成績每年錢糧存積
若干器械脩整若干寇若於某處入料其必
於某處劄營某處搶掠某處奔回吾當於何
處堵截何處夾攻萬一入犯

京師作何赴援本鎮仍作何防禦將帥中藝勇
兼至能衝鋒陷陣者何人沉鷲果毅能運謀
決勝者何人俱要實見得真信任得過明白
開具連所繪圖上奏副存本部此實邊方緊
要情節庶幾有事時候內外叅伍不致乖異
毋爲只據舊本將就答應而已
成化時馬文升爲本兵言故事各邊軍馬數
目地方圖本三年一造冊奏輒恐其間消息
叅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

稍遠者歲一報而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奏
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見兵
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幾何常操者
幾何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其歲再
報者期以夏冬之季至部一報者期以冬季
至部有後期及數月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
年造冊畫圖則如舊兼行

上曰可然則昔之任兵事者蚤已如此庶幾得
其巴鼻不知今之九邊圖說兵馬數目亦曾
內外通知不至臨期失措者乎

脩墩堡

按沿邊墻塹

先朝名臣咸建議脩築費少不下數十萬多乃
至百鉅萬且無論年久傾圮無補界限卽工
纔告訖虜安意出入自如是則何故則以邊
長人少縱事事脩舉僅能知虜之入而不能
禁虜使不入耳故嘉靖中曾有暫止勿脩之
旨至於內地人民咸有家室咸有蓄聚若使各

處守臣量地遠近脩築堡寨挑濬壕塹務令
高深完固足爲保障外築一墩以便瞭望遇
警則收斂人畜堅壁自守賊若攻圍則并力
拒敵若分掠則各堡分剿賊若隋歸則經由
近地諸堡合併追襲人自爲守心志牢固又
有堡以爲憑依有墩以寄耳目是隨地皆金
湯也昔弘治十三年六月虜入宣府散掠西
陽河等處攻圍諸堡堡兵拒之多被傷而去
俺答入鴈門其鋒甚銳然經忻代以至徐溝
諸路墩堡完固則無所掠及東侵潞安虜數
千耳殘掠特甚此非墩堡之有無利害較然
著明者哉且爲民築之卽稍用民力亦無不
可於是焉稍費公帑量加犒賞以明激勸則
事且易集無甚費於官而於邊計所補爲最
大未可與邊牆一例視也

總督尙書江東言自二十九年北虜深入之
後謀者無慮數家不過脩邊築堡血戰之說
而已徵往察來皆非完策惟有保全邊堡一

說最爲切要言之而可行行而可要其成成之而可久者無出於此而其要尤在文武同心共圖寔效

禦虜塞上

今塞上墩臺止於瞭望無邊絕之兵所持兵器不能及遠故虜至略無顧忌今宜用佛郎機銃小如二十觔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每墩一銃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堡三銃

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無有空缺計各鎮要害爲虜寇必由者不出千里則當爲堡百守堡人千爲墩二百守墩人六百以四班番休遞上當用人六千四百沿邊重鎮每鎮官軍各不下六七萬人是不用一也於是稽考餘丁督之屯種簡練壯勇操備鎮城則不必調客兵而常額之士十可九耕不必出內帑而屯田之入歲可十萬此本汪鋹奏議當時本兵李承勛覆奏申飭各

邊製銃備堡俱如所言但以墩堡可以知虜之入而不能禦虜使不入利器可以制力之所及而不能制力之所不及語亦有理今仔細參詳大虜固所不論若布置實密零星剽竊終有所憚且緣邊一帶豈無村屯建置棊布申明應援因土民保固室家之心而導以推虜鹵獲之利於是借墩堡爲耳目以鎮兵爲後勁則土民必有所恃而知奮隨地能鬪拍頭阻遏與官軍之承調趨利者大不侔矣

謹斥堠

太祖諭晉王備邊謂由內而外近裡則二十里爲一堠十堠外則十五里又十堠外則十里每一堠用馬二疋以三十堠爲一路計用馬六百疋則設一路總一路可望五百里別遣人領精騎或五六十或七八十在百五十里至二百里外一路潛伏以偵望之則可知彼之虛實矣

驗因革

嘉靖二十五年二月總督宣大翁萬達奏脩大同邊牆爲費二十九萬至四月復奏改脩牆至西陽河本兵議以大同舊有大邊一道二邊一道棄而不守乃復於三邊內重築百三十餘里之垣非便時

世廟心向之謂守臣躬所相計必與遙度不同命增給其費已萬達復疏云脩邊爲守邊也不可守則不必脩矣因具陳大邊二邊難守諸狀

上於是奪卽申褚寶俸半年堂上官姑不問然畢竟萬達所脩邊果確然可恃否若無以相踰總之不足以制虜之出入則何苦於紛紛變革而虛耗帑藏爲

慎移鎮

嘉靖中本兵張瓚以虜復謀犯山西三關請令陝西薊遼各整棚遊奇兵共十枝以候徵調宣大總督移任朔州以便調遣別推總兵官二員一領薊遼兵先駐真定一領陝西兵

先駐石州其賞賜芻糧火器諸需令戶工兩部預爲經理

上旣嚴旨切責本部如擬令二鎮整兵聽調惟總兵官不必先期駐劄蓋十枝兵合三萬人給賞銀二兩五錢當七萬五千兩軍三萬人馬三萬匹期防守四個月行糧芻粟當十六萬兩

世宗留心邊務於費毫無所惜但洞見各鎮守臣習欺習玩恃援兵爲僥倖借援兵圖脫卸而所爲應援將士奔馳寄寓其中又有大不便者以此虛費則甚無謂耳故莫若各嚴汛地之責各有應援之任軍政不戒而具赴趨不期而至此邊關緊要上策所宜平時酌定而諄切戒諭者也○未幾宣大總督翟鵬以俺答索取通事恐生釁端請以原擬陝西薊遼兵馬十枝每枝先調一千赴鎮隄備兵部覆請

上切責本兵前兩有

明旨何乃卒無定畫不允○虜入陝西蘭州與
甘肅接境巡撫陳卿蔽不以聞責令陳狀久
之始上疏待罪以各有汛地爲解
詔責其欺慢革職閑住

懲往來

嘉靖時總督宣大尙書江東言北虜自二十
九年深入之後謀臣經略無慮數家有爲脩
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
東自新平西至丫角山山西則自偏頭以至

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二千里而一時中外翕
然謂可恃以無虞及其虜之潰墻直下曾無
結草之固又有爲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爲戰
家自爲守棋布星羅遍蒲川原然虜一深入
望風瓦解村落殘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禍
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
有謂守無足恃倡爲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
爲功不以敗亡爲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
良將勁兵銷滅殆盡凡此之計臣已見其困

矣萬不得已惟有保全邊堡一策最爲切要而邊堡之所全其說有十積穀一也徵還各邊選調之卒二也選練本堡土兵共守三也增城濬池四也築火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五也造雙輪車以備戰守六也擇任將帥和睦行陣七也信賞必罰八也厚恤間諜九也嚴禁邊軍通虜十也此十說者擬之焚庭老上擴壤狼居似非遠猷然臣竊謂言之而可行行之而可以要其成成之而可以久無出於此臣又惟諸邊大弊在於文武不同心上下不相信速責效者務爲粉飾之計憚明作者多事因循之圖過疑懼者又逡巡遜避不能盡試其所長夫亡羊補牢固爲已晚方病蓄艾尚猶可及臣今已勉帥諸臣同心戮力務祛夙弊惟陛下寬其文法使得少效萬一疏下兵部議覆從之

罷擺邊

以宣府一鎮言之長千餘里而鎮兵不過七八萬每里七八十人豈足守禦又分有汛地人不敢離虜聚而多我分而寡勢自不支一處潰入千里之守俱爲虛設虜旣入邊我兵反後所以

先朝蘇祐議其無益以爲不若聚而守堡各路步兵盡分衝要堡寨設長鎗火噐併力固守馬兵則屯劄要害相機戰禦察賊所向卽移軍以遏其衝後部覆以爲邊牆爲已成之業

一旦棄之可惜隨宜脩補量撥軍夜巡瞭亦可爲耳目之先至然仔細圖度大凡守瞭人役多不能得其多之用少尤不能得其少之用何者以四散遼遠官憚於躬親而法窮於點驗也故有墻已潰而哨役不知有縛其人而烽火不發者突然來前安得不潰若余所云遊哨之法則大約百里之地止用馬兵十六名與左右鄰各分番巡視背項相接晝夜不斷假使一班二人不幸遇虜俱爲所傷踰

時不至此中固已默揣而斥探隨之一面申
備以視擺邊之坐守無實益者真萬不侔也

飭營關

嘉靖庚戌五月時邊報日棘西海夷窺甘涼
套虜窺延固俺答小王子部落盤據威寧海
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諸鎮朶顏三衛數
引北虜犯廣寧遼陽睥睨白馬關逼黃花鎮
於是兵部條上十事一防飭營關謂京營額
設官軍三十八萬有奇今僅十三四萬保定

薊州兩鎮官軍十二三萬今不滿十萬倉卒
有變何以應之請於團營中預選精壯充敢
勇等四營每營各滿萬人以曾歷邊方戰陣
將官領之居常操練有警出征不必別立四
廳征營以分弱營伍其兩官廳預擬六枝出
征爲各關聲援六枝操練備更番調遣每枝
各三千人三大營及顯武等八營亦皆以時
訓練俟有警則先發兩廳出征軍分戍各關
次將敢勇等四營分布東西南北爲正兵兩

聽備調者四枝列於四隅爲奇兵二枝往來
巡哨爲遊兵仍於防秋之月量撥保定薊州
兵策應各關選河間保定精兵二枝每枝三
千人一駐通州一駐易州以備東西各關應
援按爾時布置亦似精密暇預乃未幾虜薄
都城上下震駭未得收背城一戰之力又况夫
優游度日未知兵實數若何信地若何分布
何方應援何屬卒然有急真不知何以爲計
矣

闕理兩關

國家定鼎

燕京自黃花鎮以東歷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屬
山海爲東關以西歷居庸白羊紫荊屬龍泉
爲西關設以重門屯以重兵築堡脩牆斬崖
塞徑

累朝鎮撫次第舉行者可謂具備但年來人心
玩愒百度廢弛伍籍空虛士鮮操練卽
京營耳目之地尙爾而况邊關險阨有將領所

不及目見者乎今宜及時遣官查理務須一
一親到經畫補葺毋取彌文庶幾人心安固
乃成天險

分遣官

捧

勅往各邊撫安軍民會同軍職守備關隘其各
應襲子孫年二十以上者令其自備鞍馬兵
仗與見任官一例操練出哨庶幾熟閑武藝
習知邊境他日代襲亦可得用此石亨所奏
准者

因牆拒守

楊博總督薊遼時曾拒東虜打來孫十萬之
衆於邊只是據牆力遏虜不得入乃或者以
守牆爲怯此其言如似可聽而實不顧後患
者也大抵牆外邀擊猶害七而利三若令潰
牆奮戰則利一而害九矣况未必能戰乎畢
竟不如據牆以待敵者之爲逸名雖守寔則
戰也

計工費

順天八府操工民兵遠者顧役近則派夫以派夫計之每夫月給銀二兩若派百夫計費銀二百兩而百夫築牆月以二丈爲式仍給盞菜銀十兩以顧役計之每牆一丈費銀十五兩則派夫二丈之費可得十四丈矣若槩徵銀顧募則官得七倍之贏民免去家之擾寔爲便利

設遊哨

墩軍旣多通虜然欲盡行掣去似又非宜如衝險一二墩存軍五名此五名者坐卧一處則百步之外音信杳不知矣宜度百里之地東西各置巡哨馬軍八名分爲四班自東徂西者初班以卯時發至午時發二班酉時發三班子時發四班至則於西邊管哨官報到俱限以時刻休假一日而聽西哨往東乃更日行者爲夜行撥發亦如初如此則人馬不疲而前後相去二三千裡聲勢不虞斷絕

不然則衝險處固當加備然從來以經畫不到所在致敗事者甚多此可鑒也

戒鑿空

人皆言宋之王韶鑿空興事躡躑政地然熙河之役實係西夏要領故元祐初司馬光欲棄之以詢孫路路挾輿地圖示之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非已接夏境今自非關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竦然曰幾誤國

事遂止然則韶雖階緣冒寵非無功也獨至王祖道桂州之役則墮其甚矣祖道與張莊謀奏海南一千二十峒皆已團結所未得者一百七十峒才十之一耳已又奏安化上三州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等州納土計二萬人十六州三十二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盛侈功伐啖以美官已

而事敗祖道輩雖復追貶國家敗壞何有紀
極嗟夫吾懼夫將來海外光景爲釣奇生事
之徒簸弄何如也

黜浮夸

弘治中贊畫大同都察院照磨李晟旣遷鄖
陽府同知不欲行乃奏

朝廷始用臣贊畫爲禦虜計非爲撫民也今邊
方有事在臣所學而使之撫民臣所造兵器
若連珠飛箭自一至十自百至千之多若銃
炮自連二至排六自機三至井六皆法法
皆亘古未有也他如匣箭匣炮小獸單火
飛架走戰之奇固將垂之永久臣所著述有
經世通略者集國史至

國初用兵三百六十等而各系以斷語分爲六
卷有等胡箭其者大略如雙獸飛架或羸或
驢皆可走戰或箭或銃皆可連珠或營或陣
皆可活用無牽繩襠墊之難無過山越水之
阻芻豆可減於馬風雨不及於人又方員二

嘉靖二十二年順天巡撫侯綸奏以虜警言乞
器械火藥工部覆言節年該鎮成造軍器并
近歲折徵銀兩俱留在彼放支供應今綸等
不能督完軍器而聽其侵欺又不能追徵銀
兩而任其拖欠乃欲一切仰給

京師是以內庫反爲外府也

云

云

夫該鎮既有

分款錢糧督匠成造無請求需滯之艱無道
里扛解之費視求之內地者力省數倍器且
易精今各鎮既平時略不經心一旦有事卽

勝書及所製先鋒車霹靂車下兵部考驗以
吉所言陣法戰法并大要四事似可施用請
送吉至陝西總制尙書秦紘所隨宜任用若
言無實效仍發閑任從之按吉所言陣法戰
法甚備其四要則選將利兵擇馬利器又有
去任知縣王垣陳攻守二策兵部覆請送兩
廣用兵處所試驗尙不至如今之放僻邪侈
竟不試而渾予之官也

分造軍器

嘉靖二十二年順天巡撫侯綸奏以虜警言乞
器械火藥工部覆言節年該鎮成造軍器并
近歲折徵銀兩俱留在彼放支供應今綸等
不能督完軍器而聽其侵欺又不能追徵銀
兩而任其拖欠乃欲一切仰給

京師是以內庫反爲外府也

云

云

夫該鎮既有

分款錢糧督匠成造無請求需滯之艱無道
里扛解之費視求之內地者力省數倍器且
易精今各鎮既平時略不經心一旦有事卽

以工部不相應付爲辭又多以器惡不堪校
執爲罪因循脫卸致悞軍機此豈小事而不
及時查覈俾當事者一分任其責乎今應按
祖宗舊制如神器等項原禁邊方製造外其餘
一切器具查取見在若干應造若干該鎮節
年本折若干如無額設不妨奏明該部先爲
設處其新造數目務須按季報部年終奏繳
不許仍前玩弛臨事瀆奏

慎款虜

今之議款西虜至百萬以上可謂無等矣乃
當事者曰額賞固三十萬也近日題加者且
十六萬也則新議者特五十餘萬云爾又如
以某事加者不如原議則吾得而裁之嗚呼
何言之易也嘉靖中馬市初議歲不過四次
次發馬價銀十萬兩易布帛往市是銀固未
始盡出塞也而又可以收馬之用乃分宜爲
相猶靳不與第許每年二次耳其在宣府則
限以每歲用銀五萬兩馬無過五千匹時俺
答強甚款關者已十許年不得請輒蹂宣大
薄

都城患害已極事體至難俺酋又洞知中國之
弱無所畏忌祇貪互市之利至不憚厲已苦
求備陳懇款此於體順於勢便計國中所得
爲多一時廷議猶然致疑不敢以二十萬金
錢爲戲今之西虜若以吾不能守而代之爲
守則非所以爲名若止以守邀賞而守不守
原不可問則非所以爲實若以吾之賞同於

額餉不以爲恩則吾之裁賞未有萌芽彼已
構怨如此則名實俱失侵暴方始何款之足
恃哉棄千里之土地以與奴酋又包賠千里
之租稅以遺西虜雖以中國之大四海之富
其爲五十餘萬者有幾而當易視耶且可繼
耶不可繼耶議者必曰今不款倉卒侵犯奴
乘其敝何方略以應之嗚乎此當日樞臣聶
豹所以拄楊繼盛之口以附會仇鸞者也互
帝甫畢虜隨入寇遣使問故則云中國妖逆
蕭芹喬源等爲之芹源皆持白蓮教術者也
今遍地皆妖離散背叛能保無入虜誘導者
耶當時猶能以重購致之由今之道則歲歲
有芹源節節須重購賞款之外又不知添設
名色以挾我欺我者當幾何矣則又曰此特
借爲羈縻使我稍有暇力以脩邊備非恃此
爲久安也嗚乎自奴酋發難以來議兵議餉
羣策畢集五六年來除陷沒於虜者不論內
自京營外至關塞兵練幾何餉積幾何器械

之成造幾何尙搖搖乎未有定着也昔嘉靖三十一年虜會把都兒辛愛謀寇錦義謀知有備乃乘虛以二萬餘騎突犯前屯自新興堡入守堡百戶常祿指揮姚大謨率堡兵二百據三道溝禦虜虜縱騎圍之指揮劉棟等率軍舍四百餘盡銳衝入與祿等合力雖不克而死虜亦創甚備禦指揮王相聞統所部兵四百赴之遇虜於寺兒山大戰殺傷相當千戶葉庭瑞又率團練卒百餘佐之相裹創欲戰或曰虜充斥如此戰必無宰相曰吾家世爲將有此一腔血報國恩耳明日虜驅掠人畜欲歸相疾趨其前邀之戰於蠟殺山虜悉衆至相勇氣益勵已而以矢竭創甚而死然虜遂卽日引去夫以當時虜勢方張合祿等前後應援之兵不過一千一百奮勇力戰亦足以制虜使不深入今自山海永平宿兵十餘萬分布於薊密之間者計亦不少柰何不足當千百之用而將士如林其中豈無

忠憤如王相諸人者則明賞罰神激勸阨險
要審機勢効死當虜寧遽不成一割而日廩
廩憂無方略哉夫兵用之則精不用則不精
用兵則急圖其所未備而不用則弁髦其所
已備此自然之理也今日吾以待暇嗚乎以
世宗之淬勵加意邊事一時大臣應辟者不能
緩須臾毋死遣戍者不得留故里毋行遠閭
停免略無假貸則文武諸臣應如矢在弦上
乃馬市興而邊墻半爲虜壞

召邊將及通事家丁教練京營兩載迄無成效
今日選兵將明日造盔甲又明日請糧餉經
費不貲竟委無用其間有以身爲首事不得
不預爲躲閃一着者亦不過播弄文墨飭辭
逃責雖勤嚴

青莫之或改今乃以積玩之後內外臣工先已
明明白白苟安旦夕而欲待其無事從容振
厲無論此語不可以欺童穉悠悠世界異同
紛起亦復誰與其振厲哉且當時俺答最強

東西萬里號令若一慎重而款猶時有反覆
今虎酋之命果能使諸部偃伏如往時乎吾
恐所約者卽虜酋未必齊一而以所裁挑釁
直反掌間矣故言款之利害不勝數亦不勝
駁姑且以三言決之以數十萬之衆而畏人
以數百萬之貲而爲餌以數千萬之帑而外
之無益於存遼內之無損於加派則自古至
今未有如是之拙者也以故深相憤惜而決
爲非計然則如何曰有款虜撫民之別議在
使智略者加潤色而有寔際者能力行亦庶
乎其有濟矣

王總督擬西虜撫賞約費百萬本部重其事
請

旨會議然亦不過與衆共之異時有分其責者
耳葉相公已心許之矣時會單未集本司欲
余具稿余謝不能也余思

國家棄千里之土地以與奴酋而又賠千里之
租稅以款西虜昔寇準澶淵之役以爲加幣

不可過三十萬時乘輿親在行間地無險阻
時事之急孰急於是尙且以邦本爲念無饜
虜欲今一隅之微財力已自靡敝旁觀者又
從而恐喝之安享重賄而不敢望其一臂之
力夫安知奴不陰與之合故稍緩之使我以
此自敝虜以此饜欲在我爲不戰之敗于虜
爲不費之惠乎安知奴不設此以誤我且使
西虜爲投骨之狗獠獠然爭而問也乃以兵
襲其後如北關之續乎又安知西虜之合與
不合戰與不戰總之不在奴意而我自驚自
疑甘納款甘屈辱事成且以爲功而不顧奴
之以爲笑乎但一爲此言彼不難侈口相難
而于

國家至計則斷斷乎不敢以爲然也後之人必
有任其責者矣。至如所云西達子爲我守
邊替我搬糧食替我探聽則我之所爲我者
亦何爲哉因見嘉靖時俺答求貢固不許遂
至蹂躪近郊君臣肝食則今日西虜誠爲未

易割絕但須存原額若何近加若何是何名色是何要約亦庶乎稍便異時之操縱也

料敵

大凡逆叛之徒蘊崇勃發勢常迅速如迅雷烈火使人存站不住遂以此得今奴酋意氣獨緩此

社稷之福也然其立脚深穩亦難卒圖今第據險守要毋令得入奴進無所利必且退自保全凡城池宮室屯堡邊塞理須經營子婿將

領必各分與地方統領見衆勢既分析思慮亦散奴旣年老必且倦勤漸圖佚豫諸子雖壯止匹夫之敵耳此奴酋之形也李永芳一介庸人止是就生平所見不滿不平者輸情傾吐我乃不察着着應手使永芳言無不售交結彌固成就叛黨我實爲之耳今誠改絃易轍率厲將士推心置腹待下以禮彼更不得執平時之瑕釁以招引二心之人苟欲送死邊關則主客勞逸又自我操其柄情見勢

屈伎倆安施如是更戀事不解則彼中頭目
安能無忌且叛者尙多亦未盡獲如永芳之
得志羣克聚會倏忽變生不疑忌見殺必有
同類中自交構者此叛黨之形也西虜與奴
勢不相下今奴得志非虜所便奴卽不惜重
幣委之度虜終無帖然之理但犬羊之性一
懾則伏奴若乘勢席卷并兼諸部關外爲一
事乃至難今宜明白告諭示以中國之大卽
棄遼左如彈丸但奴酋狡黠每防人擬其後
欲志圖開鐵先并兩關假如奴意未已天不
悔禍則西虜受兵決不在山海關之役今互
青等不虞其詐輒聽甘言忘累

朝黍養之恩而自撤門戶防維之計甚爲可惜
而且簡練軍實以示之威量加撫賞以予之
德如此則彼且恃吾無恐不必沾沾借彼使
異日有難結之局似爲得策此西虜之形也

振積怯

嘉靖末年各邊多事虜常留巢並塞無敢一

出問者三十九年虜聚喜峰口外窺犯薊州
大同總兵劉漢覘知之乃乘虛自鎮何堡出
塞搗帳於灰河斬首二十八級獲馬駝甚衆
虜果狼狽西顧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勦虜
始有戒心稍遠其幕夫喪敗之後必得一人
振起之然振起之術將四分將將者還有六
分蓋西北名將所出不患無人看來只是馭
之者寡其術耳

貴得人

嘉靖自庚戌後懲於虜變人情惴惴至三十
二年七月虜大入散掠大峪南溝等處關南
大震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玉率兵援
紫荊時虜前哨已有越浮圖峪而南者鳳玉
夾擊之虜馳去鳳玉急追過浮圖守者具募
犒鳳玉曰稍緩懼失賊候旋軍享之不立馬
而去及虜於三家村大戰殺傷過當虜欲北
遁慮爲鳳玉所躡乃以驍騎綴鳳玉部衆分
道自廣昌紅少坡石門峪大金井等處北遁

時虜氛甚惡中外戒嚴及聞鳳玉力戰退虜
上大悅乃不俟勘報

命陞二人俱著都督僉事仍各賜金四十兩文
綺二表裡此舉真戰得快活賞得快活也然
以鄰鎮將官拚死抵虜形見勢屈使本鎮文
武能協同助勦或分道埋伏要其去路此等
機會真可使虜大創惜乎本鎮闕無其人而
真部亦竟不問柰之何哉未幾虜仍大入以
二十餘萬衆住內地二十許日殺戮搶擄慘

不可言總兵李濂與其子松及叅將馮思等
戰死兵士喪亡無數巡撫山西趙時春倉皇
投一墩號守哨卒以繩引之上得免按是時
時春聞虜有零騎二千許在近欲疾掩之李
濂亦言不可時春不聽攘袂而起及至大蟲
嶺虜伏兵四起遂至於敗大紫荊之役寧固
將官經山西入援而山西反若不聞也者一
團矜恃有輕虜心以致爲虜看破再入深入
敗軍殺將貽害慘酷皆始於時春之不善成

人不善料敵至此是以知邊政在得其人之
爲貴也

用遼人

自廣寧喪敗之後遼民之人關者顛沛流離
困苦至極而所到地方復驅之如虜防之如
奸細我

皇上深加憫念發帑金數十萬俾寺臣招撫聞
彼中情事尚未有緒竊意京東數百里間地
土人民各相參得今遼民至者數十百萬欲

予以耕具則版籍之間田安在欲爲之糊口
則悲田之困辱何堪數費躊躇略存將就而
遼民之困於顛仆填於溝壑轉於他鄉與化
爲盜賊者不可問矣爲今之計莫若募之出
關第擇一沉勇廉智之士司其部署選精銳
千人尖哨五十人與俱毋使聲勢張甚而爲
之令曰凡遼民仇壯願還鄉耕種者予貲若
干攜妻孥及老幼餘丁者各予若干俾營居
室初出仍每人賦米若干以度冬荒關外山

澤之利並聽恣取官仍爲通市一切日用之
需招商接濟其土地則趨時規畫經理疆界
聽民認種每百畝給牛一頭至春予種子三
年租稅無所與其鄰居什伍相保暇時朋習
技藝每季官爲臨試加賞有急則哨夜星報
授兵團結關上卽出兵接應不致稽緩而又
各以便其備城堡漸飭煙墩使聲信聯絡上
下一心取於自固小利不足貪乃或者曰今
無兵民何敢出關一步不思十三山之衆皆

民也非兵也處於絕地尙團聚以與奴角而
况附近關門頃刻呼應遼民本之死而致生
自堪與謀生而效死亦存乎撫馭者何如耳
或又曰奸細不可慮乎不思今之嚴切於奸
細者亦必先曰吾若何治兵若何厝餉夫非
以此自治之要未嘗爲虜情勤息者乎夫使
吾兵誠練餉誠足百務具舉肝膽相向吾方
懼虜之不吾知而不吾畏也乃防奸細哉况
鈴閣之下信任尙偏司道以此不和將士以

此不附經理愈密綱維不收此真肘腋養奸
羗胡入室所憂又不在遼民矣且而獨不見
司計者之艱難乎請帑加餉計無復之至甘
以身受人之攢鎬而無敢顧惜何者一則以
衫

天子之人惠一則以成天下之人務夫大惠則
安撫是也大務則防虜是也誠得一人焉因
時度勢通其變而以權道用之庶幾大惠以
施大務亦舉曾是不圖而拘拘然以數十萬
金錢止啼補漏終使此輩踪跡飄搖茫無着
落嚴塞轉眼卽至財貨有時而窮從前之錫
予俱空在下之疑城轉熾爲德不卒恐蓄害
隨之矣昔柴世宗募天下盜賊殺人亡命者
以爲禁軍豈不虞不戒夫亦計數先定有威
略足以制之今不廣求名將計所以制馭遠
方要術至舉依人之飛鳥莫或加憐而不敢
與周旋於邊境之外人之度量相去抑何遠
哉

商實際

今之欲用遼民而不欲以兵者有數便焉聲
勢不急奴不深忌一也以懷土之思作其用
命二也風氣親識容易相接信息可通三也
置民於危難之中則恐懼思戒習練易精四
也護以千軍相時布置遼民內知可恃樂於
謀生由近及遠不待驅迫民之所止卽成營
壘五也因地之利不以度支養兵坐耗海內
六也關內一意脩簡主客勞逸之勢我得勝

算不爲虜所牽制七也款虜旣不可已吾與
民通市虜來因聽交易但嚴行戒令漢無欺
虜虜貪漢財物益中所欲必不敢動久之恩
信旣孚將得其力八也設若驟以脩復爲名
費四萬五萬之衆鳴鉦屯守則輿徒僣從墩
臺哨探之役往來編擺復亡慮數萬便須算
計每年費餉若干本折轉輸何法搬運馬匹
草料何法厝置京關之備撫民之貲款虜之
費仍不可少如撻伐並行未能卽決遷延時

日瑕釁萌生果否酬對有餘計部輸將緩急能濟且微獨計部而已民膏方竭人心不同我於痛癢不得不關而人於利害不遑他恤卽使當事者着着算定事事不差到下手時尙恐未必盡依繩墨若復胡亂思量指陳大槩未信而動拚悔拚死則封疆事重再不堪壞尙竊願毋輕言也

添官堡

以大同一鎮言之爲私堡者一千八百餘所

今歸併官堡二百五十七所本欲其團聚有備易守也然其相去遠不相及將官且擇其堡之小者爲官堡利其便於守禦民非私堡勢無所入保乃虜之所過止報殘破官堡而不知私堡之受屠掠者多矣是有併堡之虛名而民受實禍也宜量遠近令公私隨宜增築編號聯絡每堡官軍若干堡民之強壯者若干有事協力固守給以火噐火藥及防禦噐械有功一體陞賞但堡民雖籍名於官不

得平時票喚差使

嘉靖中給諫徐綱言大同邊牆自東路平遠堡至丫角山止延袤六百八十餘里其堡大人多堪以防禦者九百三座堡小人少應歸併者四百一十二座俱宜委官督工脩理計用糧萬三千二十餘石銀萬三千三百九十餘兩糧於行糧支給銀請給發內帑夫以延長七百里之地堡多如此止須教以習練聯絡聲勢以土民之自顧室廬爲經以官軍之堵伏邀截爲緯軍民相倚公私兩利何苦責令歸併以爲將官擇便之地又何必委官督脩以開貪官員破之門不然則如

上所計經費每堡可費四十餘金做得甚事後經略楊博又言薊鎮議合數村築一空堡不惟收歛無及亦且勞費不貲乞如甘肅地方五七家共築一墩上蓋房棚下設欄馬牆塹壕懸置板橋大村令其左右夾峙各築二墩或四墩六墩隨處丁

以人可守而費不過

百金分置步兵
以邀擊按此蓋因民居星散收斂不便也然
墩高僅可瞭望豈容多人又云分置步兵不
知當得多少兵數按此時楊公急於還朝想
此議亦未諦審

守要害

蒙古之攻金也乘勝至古北口金保居庸不
能入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趨紫
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枝涿易二州命將反
自南口攻居庸破之出北口與可忒等合十
二月蒙古分三道入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
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
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
繇是人無固志一月間幾破金九十餘郡

核實用

正德初巡撫延綏文貴奏脩過新式墩臺一
百四十七座先是各邊墩臺多前代之舊土
脉深厚堅實輒石、
貝易以輓木中空外

堅多留箭窓統照

八兵禦虜後虜至因

風縱火火從窓入軍士伏其中者多死竟不可用可見議事者說來無不好聽只是用不着如今一郎中欲以車五百輛選士一萬人餉三十萬兩自期以三月破奴酋以爲決收功取勝吾慮其言之易也猶實錄之云墩臺不可用者也是聽人說的事不親歷未可便執

萬言卷之八終